

拜访阎纲老师

○胡玉萍

活着。岁月留给我充裕的时间,把心中没有说完的话、没有写完的文字,慢慢落笔成文。”

谈及文学信仰,阎老坦言,鲁迅先生真言醒世,是他一生最为敬重的文人。他的书房常年悬挂吴冠中的代表作《野草》,一颗忧愤的头颅安卧在野草上,望之无人不动容。

他提到梦萌老师和张俊彪夫妇,夸赞张俊彪的文学成就,赞赏侯晓菲女士善良能干,说梦萌的短章《角色》味道好极了。

不知不觉临近正午,我们陪同阎纲老师共进午餐。饭后,大家劝老先生回住所歇息,他却意犹未尽,笑着说:“旬邑远道而来的朋友相聚,我高兴,咱们一同到文翠轩喝茶谈心去。”

文翠轩位于礼泉县城风景区,是阎老师常去的一处举办文化沙龙的地方,建筑古朴典雅,环境幽静闲适,前厅摆放着笔墨纸砚,中庭设茶座书桌,后庭挂满装裱考究的书画作品。

厅堂之内陈列着阎纲老师的全部著作,还有不少他的墨宝。其中一幅是阎纲老师记述老友围炉烤馍、品茶,宛若沙龙式相聚的美好时光。质朴的文字满是烟火温情。

闲谈尾声,阎老期待来日走进旬邑,探访古邠大地,同旬邑众多文友面对面进行灵魂的交流。听闻此言,我们满心期盼。

九十五载春秋,历经世事浮沉,他心中依旧葆有纯粹的文学热忱,燃烧自己生命的余热,照亮无数文学追光者前行的道路。何为文人风骨,何为文脉担当,在阎纲老师身上,我找到了最好的答案。

这幅“医文济世”墨宝,两侧题语恰好概括我的人生道路:行医救死扶伤,著文人道情怀。往后岁月,我将永久珍藏这份难得的墨宝,铭记阎纲先生的嘱托。在诊室坚守医者本分,善待每一位患者;在文学路上步履不停,挖掘乡土人文风华。以行医守护生命,以文字传递温情,不负长者殷殷期许。

七月二十六日,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。这天,我随着几位文友,由旬邑至礼泉,拜访了九十五岁高龄的阎纲老师。按约定,上午十时我们抵达阎纲老师居所。在工作人员安排下,我们推门而入,只见老先生端坐书房,精神矍铄,戴着眼镜,静心地读书。瞧见我们到访,他连忙起身,热情地同每个人握手寒暄。相互介绍后,阎纲老师拿出早已备好的墨宝与书籍,一一赠予我们。赠予我的这幅墨宝,正中是榜书“医文济世”四个雄浑大字,笔力道劲厚重,右侧落款:阎纲题,九十五岁翁,赠玉萍女士;左侧题字:行医救死扶伤,著文风骨,何为文脉担当,在阎纲老师身上,我找到了最好的答案。

谈心去。

文翠轩位于礼泉县城风景区,是阎老师常去的一处举办文化沙龙的地方,建筑古朴典雅,环境幽静闲适,前厅摆放着笔墨纸砚,中庭设茶座书桌,后庭挂满装裱考究的书画作品。

厅堂之内陈列着阎纲老师的全部著作,还有不少他的墨宝。其中一幅是阎纲老师记述老友围炉烤馍、品茶,宛若沙龙式相聚的美好时光。质朴的文字满是烟火温情。

闲谈尾声,阎老期待来日走进旬邑,探访古邠大地,同旬邑众多文友面对面进行灵魂的交流。听闻此言,我们满心期盼。

九十五载春秋,历经世事浮沉,他心中依旧葆有纯粹的文学热忱,燃烧自己生命的余热,照亮无数文学追光者前行的道路。何为文人风骨,何为文脉担当,在阎纲老师身上,我找到了最好的答案。

这幅“医文济世”墨宝,两侧题语恰好概括我的人生道路:行医救死扶伤,著文人道情怀。往后岁月,我将永久珍藏这份难得的墨宝,铭记阎纲先生的嘱托。在诊室坚守医者本分,善待每一位患者;在文学路上步履不停,挖掘乡土人文风华。以行医守护生命,以文字传递温情,不负长者殷殷期许。

着金同学擀的面饼,“咱是做‘二人抬’,不是包包子,你都擀成圆的了。”

金同学一把夺过孙同学手里的擀杖,点着孙同学,“你看看你自己擀的,像个鞋底子,能卷得住肉吗?”

“鞋底子”三个字像一粒火星,让刚才脸上还挂着微笑的孙同学一把夺过金同学手里的擀杖,把自己擀了一半的面饼甩在金同学擀的面饼上。

操作间的空气顿时凝固。司务长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,站在他俩中间,将他俩的面饼叠在一起,重新揉好,分成两份,拿过擀面杖,擀出两块标准的长方形面饼,然后两手在俩人的肩膀上拍了拍。

排队打饭时,我想着金同学和孙同学刚吵了架,就有意和金同学搭档拿取“二人抬”。司务长走过来,看似无意地把我推到了前边,让金同学和孙同学凑成一对。笼屉蒸汽升腾,金同学的筷子几次都从“二人抬”光滑的表面滑过,夹不起来。孙同学看司务长正盯着他,喉结动了动,就猛地把筷子伸了过去。两人像演练过千百遍那样,一左一右,将白胖的“二人抬”抬起,放进金同学的盘子。之后,金同学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司务长意味深长地向我眨了眨眼睛,那眼神分明在说——这就是“二人抬”的妙处。

毕业后,“二人抬”尘封在记忆的深处,让我们魂牵梦萦。

前年八一建军节,同学们欢聚在战友王总公司的食堂,自己动手做了一顿“二人抬”。依旧两人一组,一双筷子夹不起,另一双便自然而然地伸过去。当美味的“二人抬”稳稳落入盘中,香味氤氲中,不知谁先站了起来,歌声随即响起,“战友战友,亲如兄弟……”豪迈一如三十多年前。有人双手捧起“二人抬”,却久久不肯咬一口,仿佛那里面包裹的,是我们曾经火热的青春。

称“和合二仙”。妙利普明塔院建成百年之后,寒山曾在此寺挂单修行、题诗寄怀,后人敬仰其清净禅心、超然风骨,将古寺易名为寒山寺。禅寺是寺,寒山非山,是禅心,是风骨,是流淌千年的江南文脉。

世间许多美好误会,都藏在汉字的命名里。我们惯于望文生义,以为名中带山便是山岳,带银便是贵金属,带兽便是生灵。可细究便会发现,无数事物都遵循着一个温柔的或有悖论:“AB不是B”,这种名词命名“差错”的趣闻,串联起人文古迹、理化科学、自然生物的万千趣味,让我们在文字与真相的碰撞中,读懂世界的精巧与多元。

弥补损失。一刚死了,死于胃癌。安葬的前夜,雨特别大,傍晚时分,来客坐了几十桌,被始终没有停下的雨,搅和得早早离开。第二天,天却出奇地放晴。席散人去,沟里再没了一刚开着三轮摩托吆喝着羊制造的声响。山顶的云白得似雪,与蓝天构成一幅画卷,溪水在流淌,那群羊依然低头吃草,它们不知道主人的离去,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命运。

老赵和几个人坐在桌前闲谩,说这几年,农村没有一个年轻人结婚的,也没有一个给孩子过十天或者过满月的,吃席的多是老人。就这么过一段时间,总会听到谁死了谁死的消息。我从正月到现在,已经都送了九个礼了,都是丧事,没有喜事。老人越来越少,新生力量也越来越少。咱这代人要是死了,咱这地方也就剩下房了,以后的房子也没有人住了。人只管一代,管不了下一代。

一贯豪情畅爽的老赵,说这话时显得悲观。老王说,来喝酒,想那么多干啥!自己点一支烟抽的同时,端起酒杯。

地上有一群蚂蚁,急切地乱窜着。我丢掉手上麦子大一块饼干于地上,起初蚂蚁回避,不敢靠近,后来一个两个、三个五个地来了,再是集中涌向饼干,饼干被架起来,稳稳妥妥地向墙根移动。不大工夫,饼干没了,蚂蚁又一次过来。我看天,天上有了云层,要下雨了……

二人抬

○王新智

腔洋溢。细细咀嚼,满嘴流油,唇齿溢香,白面的甘甜伴着鲜肉的醇香沁人心脾,使我们难以节制这美好的享受,畅快地做了“大胃王”。

“二人抬”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征服了我们的味蕾,成为我们梦吃中都在咂嘴的美食。

过了一段时间,轮到我们班帮厨。走进炊事班,有同学问司司长晚上吃啥,司司长故作神秘地说:“猜猜,你们最爱吃的!”我脱口而出:“二人抬吧?”司司长领我们进了操作间,看到案板上发好的面团,大盆里绞好的肉馅,果然让我猜准了,不觉嘴里泛出了口水。

按照司司长的分工,一个同学去烧火;三个同学剥葱切姜,剁成细末;其他同学在炊事班长的指导下将面团分割几份,反复揉面,直到光滑,变得瓷实,再切成面剂子,又揉,擀成长方形的面饼。这期间,司务长将葱姜末放进肉馅,加了味精、酱油、咸盐、花椒粉等调料,搅拌均匀,不时伸舌头舔舔筷子头,觉得满意了,才将一大盆肉馅放在案板上。

做“二人抬”并不复杂。三个同学跟着炊事班长擀面饼,其他同学用勺子在擀好的面饼上抹上厚厚一层肉馅,顺一个方向卷起来,两头轻轻一按,防止肉馅掉出来,一个“二人抬”就做好了。给笼屉里抹点菜油,将“二人抬”顺序摆好,就可以上锅蒸了。

正当我们为自己能亲手做“二人抬”而暗自得意的时候,“咻”的一声响,旁边擀面饼的金同学把擀面杖重重地拍在案板上,耳根泛红,南方口音因激动愈发明显,“你给我说怎么擀?从切面剂子,你就嫌我切得忽大忽小不均匀,现在又嫌弃我擀的面饼不好,你是看不起我这个从小不吃面的人吗?”

来自北方农村、心直口快的孙同学一愣,停下手中的活,“你看你,我说的是面饼,咋就嫌弃你这人了?”说着用擀面杖指

山不是山”。世人听闻寒山寺,多以为此寺因山得名,实则不然。“寒山”不是一座山,而是唐代一位淡泊修行的诗僧法号。这座姑苏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,原名妙利普明塔院,静静矗立于枫桥之畔。寒山是盛唐僧人,常年隐居天台山寒岩,自号“寒山”,与好友拾得(也是著名僧人)对中国“和合”文化作出突出贡献,二人并

乡下小镇

○杨贤博

食相当好。书可以不念,但绝对不能骂学生、打学生、批评学生。“教鞭”式的管理模式早已成为历史,现在敢批评学生都是罪人。任何时候,不能让家长投诉。学生没了,教师的职业也感觉走到尽头,不那么热,但退休的老师最幸福,拿着可观的退休金,安度晚年是最幸福的事。无聊时去河里捡捡石头,去山上采些山楂叶自己炒茶。

前天,我去了秦政沟送礼,那个放羊的中年男子一刚走了,一刚几十年没有去过省城,待在老家的漆相沟养羊,养殖业做得很不错,从二十多头羊发展到上百头羊。儿子和儿媳妇也继承了他的养殖业,一条山沟,居住的人几乎都搬迁到沟外,这条沟几乎成了他们的养殖场。多年前,村委会硬化了山路,而山路上走来走去的多是他一家人和几百只羊,黑黝黝的羊屎蛋满路上都是,羊踩人也踩,整条路都是羊屎蛋儿的膻味。在乡下久了,也没有了其他向往的事,儿子和儿媳妇就生娃,在几年间就有了八个孙子孙女。他提倡儿媳妇生一席,儿媳妇也就满足他的心愿。一个孙子不小心掉到门前的水池里淹死了,他就让儿媳妇继续生一个来

墨耘·曾广阔文专栏

寒山不是山（1）

○墨耘

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每当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被诵读出来时,多数人的眼前会浮现出这样一个景象:在万籁俱寂的深夜,一只小舟悄然停泊到“寒山”脚下,此时在山腰之上的寒山寺,鸣响起悠然的钟声,告诉孤独的旅客,已经是夜半时分了。想象是美好的,但这里的“山”是不存在的,因为“寒

出了院子,站街道看人,身影极少,从身边走过几个曾经熟悉的现在也变得陌生了的人,彼此不在意地盯一眼,没有打招呼,她们在走自己的路、说自己的话。

这就是现在的人,没了以前那份近乎,而显得生分。你存在与否和别人无关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,是这个时代乡村一种质的变化,那份浓浓的乡情在消失。

街道空寂。有四五家麻将馆。人越来越少的街道,除了麻将馆,很少有其他娱乐活动,地方不大,是非不少,时不时传出点谁和谁之间的绯闻。也就那点事,说说也淡化了。

从街道走过,白天看坐在自己门口台阶的人,重复着那种多少年不变的生活习惯,端着老碗吃饭,也不妨碍说几句荤段子;到了傍晚,两排路灯发着刺眼的光,却没有入。

你感到无聊。你不打牌,也没有了交往,也就和街道的人格格不入。没有人理你,白天你看太阳不落山,晚间你看夜是漫长的。星空寂寥,山峦黑压压地在夜风里作响。

那个下午,约了中心小学的校长闲聊。他说学校再过几年就垮了,关键是没有了生源,一座又一座的小学已经关了门。而他的学校,领导来检查就是让学生要好、吃得好!学生的营养餐不能马虎,以前讲究蛋奶肉,肉是猪肉鸡肉,现在猪肉鸡肉不行了,按要求又加了牛肉,学生的伙